

來顆幸福酪梨吧！

◎林錦醇

初次買酪梨，出自於好奇。聽賣水果的老闆說酪梨的營養高，女生多吃膚質會好，還說這水果不常有，頗有「物以稀為貴」的意味，讓站在眾多瓜果前猶豫不決的我，霎時有幾分存疑也有幾分心動。而他口中的稀有之物，有著油亮亮的綠衣，可愛逗人的小棒槌形，滑溜的表皮很具光澤，越看越討人歡喜。幾經琢磨，我果真所費不貲的買了一顆回家。

當時，我並不懂得該怎麼吃酪梨，完全憑著老闆教的手法料理，認真把綠皮削了，果肉切片，然後沾醬油吃。殊不知，這果肉入口，滋味並不好，那薄片咬起來脆硬，沾醬油根本不搭嘎，更是絲毫吃不出老闆所說的香軟口感……。想當然耳，酪梨從此和我絕緣。

沒想到，多年以後，爸爸的田裡竟種作

起酪梨，一株株的幼苗，承受無盡的呵護關照。正好，那時候兒子小，我和先生常帶孩子回鄉下外公外婆家玩。偶爾會全家出動，一起到田間走走或幫點小忙，既勞動筋骨，同時享受三代同堂歡聚的天倫樂。家裡幾個大大小小的孩子更是高興，大夥兒可以趁機在田間自由奔跑、玩泥巴、追趕跳躍；大人們則一心盼望，這種種的努力可以換得一家餘裕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過去，爸媽在酪梨田裡經年辛勤忙碌著，終於有一天，爸爸說田裡的酪梨可以收成了。我一方面為他們高興，一方面也記起過往和酪梨的第一次接觸，心底暗想：「這種水果並不好吃，為什麼種得那麼開心呢？」電話的另一端，爸媽與致物物地說，等哪天我

們回家要打杯酪梨牛奶果汁給我們嚐嚐。爸爸也當初那個賣酪梨的老闆一樣，把酪梨的好說得頭頭是道，營養、美顏不消說，還可以這樣那樣做成佐餐佳餚，彷彿人間極品莫過於此！

果然，家人親手料理的酪梨牛奶從此成為兒子的最愛之一。那裡頭散溢著親情，也散溢著牛奶乳香、布丁甜香和酪梨果香，層次變化非常豐富，喝完齒頰留香，讓人回味無窮，完全顛覆我對酪梨初始的印象。更神奇的是，媽媽總是一手輕巧擱開酪梨皮，然後拿把小水果刀片著生吃，她說：「原味最好。」

經過這些年，我慢慢知道，原來酪梨種植在家鄉已經越來越普及，而且市面上的酪梨品種越來越多，但多數品種的酪梨都要表皮變暗變深紫色，酪梨本身開始柔軟

時才好吃。至此，當年那顆酪梨的一場誤會總算冰釋。

如今，酪梨成為我家備受歡迎的水果之一。同時，我也像爸爸一樣，開始和別人分享酪梨的幸福美好。我會請朋友品嚐來自老家的酪梨，會提醒朋友酪梨可以做成餐桌上秀色可人的拼盤、沙拉，或者像我一樣拿來入菜，只要把肉絲略微拌點醬油、米酒、太白粉抓一抓，稍稍靜置幾分鐘，然後起油鍋爆香熱炒，待肉絲變色再將酪梨片置入小心翻炒數下，而後俾香即可。

至於家鄉酪梨達人們的酪梨吃法，當然比我澎湃多樣。他們會做酪梨飯、酪梨果凍、蒜香酪梨，還有人試過酪梨冰淇淋。親愛的你，想不想也試試自己的混搭創意呢？來顆幸福酪梨吧！※

秋

◎謝瓊慧

楓葉未紅之前樂樹先登場
樹梢一片片鈴鐺的酒紅在風中搖曳
搖擺著，搖擺著
大把的秋天就要灑落一地或者關於思念
金色的一枚吻在遙遠的天邊掛著
嘩啦啦敲響無端的惆悵
在這屬於秋涼的季節※

與子偕行

◎劉崇鳳

以為帶隊無法專心感受山林的靜美，特別還有孕婦和孩子；以為憑自己的登山經驗不會再對大眾化的合歡山有太多驚奇；以為對於山裡的風景你已經習以為常，可當黎明到來，朝陽躍起山巔一刻，還是會遇見最深刻平靜的自己。

一、黎明

天還沒亮我們就打包出發，五歲的悠仁煞有其事地拄著登山杖，一步一步往上走。

山邊有一點隱約的橙紅，天冷著，路不明，大家話也不多，我卻喜歡黎明的行路。

調整身體的韻律，專心上坡，昏暗的天色裡只剩下自己的呼吸、腳擦過箭竹的細碎聲響。天色漸漸亮起來，「日出！」我聽見大家的驚呼聲，腳步放慢，每個人面朝天升之東，臉上都沾染了溫潤的金色。

金色海浪翻過去，成片成片的高山草坡，一山連一山，玉山箭竹末稍還掛著晶亮的露珠，晨風輕拂。此時此刻，不管你是誰、不管在做什麼，站在大地上的人啊，幾乎都會變成金色，全身上下，屢試不爽。

多少次，我遇到這樣的風景，都會聽見自己心底的嘆息。

只是上山，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就遇見了。

「悠仁，加油，往上走，上面有小鳥在等你！」

「真的嗎？」

我其實也不明白，悠仁為什麼願意與我一起往上走，當其他孩子都還在山莊睡覺的時刻。

有孩子同行是繽紛多彩的，悠仁成為焦點，大家顯得神采奕奕。

「悠仁，你看，小鳥做的記號，看見沒？」爸爸說。指著木階梯上白色粉筆手繪的箭頭。

「真的！小鳥知道悠仁要上去，畫給悠仁看的！」

好的，悠仁又奮力上了幾步。小鳥的吸引力看來比巧克力強大。

合歡東峰頂的金翼白眉和酒紅朱雀，按慣例會出現在山頂上吧……

「為什麼太陽和月亮會一起出現在天空上呢？」悠仁停下腳步，指著天問。

「因為月亮還沒回家睡覺，可是太陽就先出來工作了。」

「那月亮回家以後要蓋什麼被子睡覺？」

「……」我一時語塞。

「你看那些雲朵，就是月亮的被子。」爸爸說。

我們抬頭，粉紅色的朝霞飄在頭頂上，淡淡的。

有人說，我們一邊爬山一邊寫詩。

擔心悠仁可能走不到峰頂，他爸爸說走一半就折返。快到山頂前，悠仁果然累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任憑眾人怎麼哄就是不起身。果凍、花生餅乾、軟糖都無效。直到有人說那邊有大老鷹，悠仁抬頭：「在哪裡？」

咕咕悄悄掏出瓊崖海棠的種子，一個會吹長笛的女生接過，她把嘴壓得扁扁的，透過種子吹氣，氣很長，吹出像大冠鷲叫聲一般的聲音。

「你聽，大老鷹在上面！」悠仁起身了。

響亮的鳴唱順隨山路繞走，一行人跟隨著偽大冠鷲的叫聲前行，悠仁小小的頭顱不斷張望，每個人的臉上都有微笑。

不發出聲響。悠仁和東竹拿著登山杖當槍，要去打森林裡的野狼。

有人走路不小心絆到樹根，啊了一聲。「噓！！！」東竹緊張地立刻叮囑他。

不發出聲音，野狼才會出來。放心，他們手上有武器，能保護大家。

東竹殺氣騰騰，悠仁卻害怕起來。他擔心大野狼真的出現。

往小奇萊的路蜿蜒曲折，地衣包裹杉樹根，箭竹比孩子還高，林間瀰漫著一股泥土的氣息。

然後我開始覺得荒謬，不知道要演到什麼時候。

「大！野！狼！來啦！」東竹爸爸突然大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悠仁轉身就跑，被我拉住。東竹往前衝了幾步，大無畏舉起登山杖：「碰碰碰碰……」悠仁這才想起他是勇士，轉過身衝上前，與東竹並肩作戰。

森林裡驕傲地充滿兩個孩子的吶喊，一時喧鬧無比。

動物們都跑光了吧！

從沒想過森林裡會出現大野狼或怪獸（是熊或山豬吧……），孩子用他們的邏輯帶領我們進入山，山路於是充滿童話。

想帶他們到小奇萊走走，已經很久了。

褲子和尿布都甩掉！

「這小女孩不喜歡穿褲子是出名的，她終於逮到機會了啊！我驚訝於她赤腳踩箭竹無刺痛感，大刺刺坐在地上，皮膚染上泥土色。挺著七個月大身孕的媽媽不停追問會不會冷、要不要穿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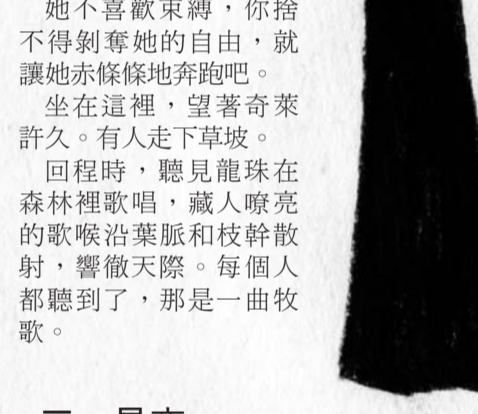
「休息、休息一下。」思凡拍拍光溜溜的屁股，說。

她不喜歡束縛，你捨不得剝奪她的自由，就讓她赤條條地奔跑吧。

坐在這裡，望著奇萊許久。有人走下草坡。

回程時，聽見龍珠在森林裡歌唱，藏人嘹亮的歌喉沿葉脈和枝幹散射，響徹天際。每個人都聽到了，那是一曲牧歌。

圖/肥魚



種瓜得瓜

◎新真

我在美國西南部，不論是美國超市還是東方超市，賣的蔬菜就是那幾樣，一年四季不變。

因為懷念家鄉地，也想讓菜色有變化，我開始在自家後院開地種植蔬菜瓜果；因為不想想到殘留農藥，我崇尚天然的有機方法，利用殘葉剩菜果皮作堆肥，環保又健康。

今年春天，我在網路上看見一位臉書上的朋友種龍鬚菜，才知道龍鬚菜原來就是佛手瓜的新葉。雖然我沒見過龍鬚菜，沒嚐過它的滋味，但是聽說它味美營養高，又好種，我也效法網友，將一顆發了芽的佛手瓜種在花盆中，等著嚐鮮。

我的佛手瓜不斷抽芽生長，可是每片葉子都是毛茸茸的，看起來一點都不鮮嫩美味，一點都不可口，我開始起疑：這樣的青菜怎麼會好吃？

接著，我的佛手瓜開花結果，我想這樣下去更看不到嫩葉了，怎麼會這樣呢？我要上網查查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一查才發現我照料許久的龍鬚菜根本不是龍鬚菜，那，它究竟是什麼？我實在好奇！

我天天盯著這小果實瞧，它一啜大一吋的模樣，讓我驚奇它的改變，也讓我時時充滿希望，期待它快快長大，更想即刻就驗明它的正身，查出它到底是什麼！

一直等到它的瓜皮上有形似裂痕的紋路，才確定它是哈密瓜。原來我的「種瓜得瓜」是種佛手瓜得哈密瓜！

讓我不解的是明明就是我親手將佛手瓜放進花盆裡，天天為它澆水，看著它發芽抽莖，不斷長大的，它什麼時候被移花接木，被換成了哈密瓜？

就在我確認它是哈密瓜的這天早上，女兒問我，我終日忙來忙去，到底在種什麼？我據實回答我不知道！女兒說：「不知道，還種的那麼高興？」事後，我想我應該這麼回答女兒：「我種的是驚喜，住往要等到植株開花結果之後，才知道自己的莊稼是什麼」，而這也是利用廚餘當堆肥的樂趣之一！※

計程車司機

◎朱荅尹

扛著好大一箱外加拾著大包小包，打從我開口問台北天氣如何，長得有點兒像顧立雄的taxi driver便以為我剛從國外回來。

接著，我們聊了計程車招呼站設計的「不便性」（人行道上植栽，要是輪椅或老人家根本很難上車），也很快聊到eTag、聊到計程車因目前eTag的狀態而不得不遭遇的麻煩、聊到有些人年前就沒了工作、聊到為人民做事的政府經常以為抓到了大方向卻忽略細節的方方面面以致「少數人」便理所當然犧牲……

這不是一位狂發牢騷的司機，言談間，他溫文儒雅、不愠不火，只像是對著一個甫返抵國門的遊子滔滔地介紹「一週國內大事」。

從我坐上車關上車門開始，我們就這樣一路聊著，不意，司機先生竟開了好一會兒才想到忘了按下計程錶，而我則差點兒錯過了家的大門。

「你通常跑到多晚？」

「也沒有很晚，十一、二點就差不多了，因為我白天還要上班。」

「蛤~你白天還要上班？」……

喔！超想繼續聽下去的說。司機先生幫我從後車廂取出重重的行李箱，「嗯，剛好一百好了！」我給了預先握在手掌心的一百五十元，「謝謝你！也祝你新年快樂！」

回來台北，我也不一定常搭計程車，但是遇上了，我一定多給些，不是要闊，而是每次看到計程車司機總讓我想起家裡紡織廠倒閉後中年失業的爸爸，後來就是以開計程車維持著我們一家的生計。

爸爸安靜靦腆，鐵定不會滔滔和客人聊天，開一整天車下來的孤單、煩悶、焦慮，他全都揣在懷裡，媽媽常心疼地說：「妳爸晚上睡覺，腳還不時在猛踩油門。」原來爸爸把計程車司機的身體勞動，從白天複製到晚上，辛苦何曾稍歇……

所以，每次搭計程車，我一定多給些。

每次搭計程車，我多給些，就像是多跟爸爸說一次謝謝。※

我撞撞頭，不知怎麼解釋台灣幾乎沒有畜牧業。對藏人來說，山是生活的地方。對島民而言，高山卻是休閒的去處，不喜歡戶外活動的人，還不一定會來。島嶼有大海、縱谷、平原，富麗豐饒，選擇眾多，高山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

我想起第一天從花蓮直上到海拔三千米，大家多少都有呼吸急促的問題，只有龍珠在這裡跑跳能臉不紅氣不喘，儘管入夜、儘管秋末天氣再冷。他走在高山上，靈氣飽滿，彷彿回到熟悉的故鄉。任何人只要經過他，都能感覺到他的滿溢的興奮，那是思鄉之情。

這片岩壁比記憶中更偉岸，我還是學不會習以為常，不管什麼季節，不管來幾次，永遠不會得審美疲勞。

因為不同的夥伴偕行，風景總會不一樣。

前一刻悠仁和東竹還在草坡上打滾，下一刻就為望遠鏡吵得不可開交；兩歲的思凡不知什麼時候把鞋襪脫了，連同